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七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二

碑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漳一作鄣）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曽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

生二十有二嵗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
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廨其子泊濬尚幼能記其
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
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
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
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
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賔客之至者如豐
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

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甞見其跛墜自開封及其為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為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為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為某官濬為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賔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賔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戸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甞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即為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

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榷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刼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内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壍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刼皆逃失業朝廷下

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眞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眞宗

西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火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後為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

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戸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

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甞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温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為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闗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

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
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
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
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
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
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
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
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

君也為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為之見于衣冠盛事録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

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禄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黄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

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黿正黿文黿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黿誠於其葬也黿正為郢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黿誠襄城縣尉君為人沈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鬭訟常兩諭之初强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_疑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

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效歟銘曰

張世居鄆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書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壓殆不可為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殯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録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甞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七十三歴官至

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無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此乃瀧岡表初槀其後刪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禄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是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

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
為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
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
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
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
求而有得邪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嘗
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
而立于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

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賔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為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為仁與孝不取於人也修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

子中允今贈其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為江南名族太夫
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
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
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修初貶
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修察其志久
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
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修為龍圖閣直學
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

年七十有二修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為吉州廬陵人至予修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栽栽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予修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

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娑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予修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粤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窒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祔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

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安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修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

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泠兮將絶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為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閟此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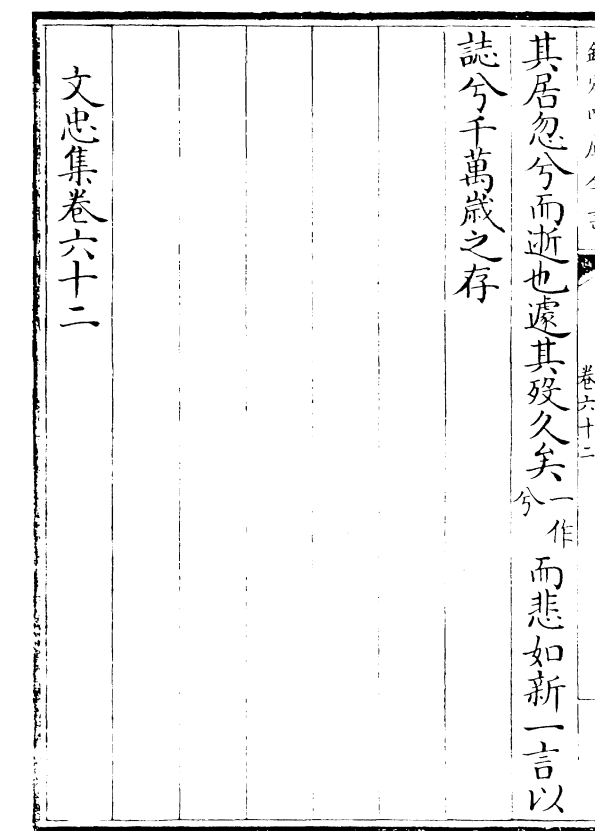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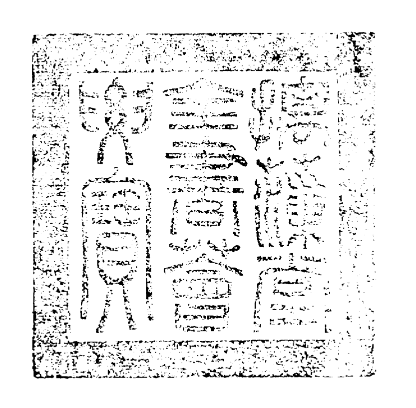
盧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絶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為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修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内外

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修為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殁久矣兮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文忠集卷六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　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六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税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

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

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為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髙下相望於洛

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為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為獨牓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濶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

守一作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

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一無此字歲

月云從事歐陽修遂為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

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恐猾驕善

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

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

其俗常不暇刔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譏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駡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

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絶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為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為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書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為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悪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為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

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為伊闕縣主簿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為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為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為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霑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

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嚴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嚴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某月歐陽修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嵗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

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
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無領右街教門事
凡為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
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
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
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
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
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

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凡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鬬饑軍死戰勞若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

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事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稽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崭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岳俱備天子廵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廵檢署之居洛北

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為）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糸）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

營其西偏作堂戸北嚮植叢竹闢戸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閑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游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欝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游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

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懽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為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

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
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
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
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甞
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
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葢於
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
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

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閒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閒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閒益修先

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一有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

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

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俾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

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閤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戸名纔七

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
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
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
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
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
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
其深博閎達雄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
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

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代樹記

署之東園久茀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為蔬圃十

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

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持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葢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

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説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篺榯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一作厚）利寧肯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卒持鑣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
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
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啬色
少見於顔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
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
廢不時謂之暴殄令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
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
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

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蔭映未甞植物因洿以為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

足以舒憂隘而娱窮愁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

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四字一作是為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

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焉用蛟魚變怪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淅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揔六十四間匠者其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圬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

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郫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為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盂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閭吳歙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

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大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賙没不待歲時烝甞之具盡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豈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甞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為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

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

馬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耒畎畝樹蓺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

則能隂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甓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

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

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

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葢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歩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壊葢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髙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記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歴六年缺月缺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潄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楊子江為第一

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

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瀨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蟇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説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説也故其為説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

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説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為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縈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不顯然其同

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絶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祿養其為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滎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顯榮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

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為如何予曰嗚呼為善之效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

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蚍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寳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琴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燿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

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娱琴曲不必多學要于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

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振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于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葢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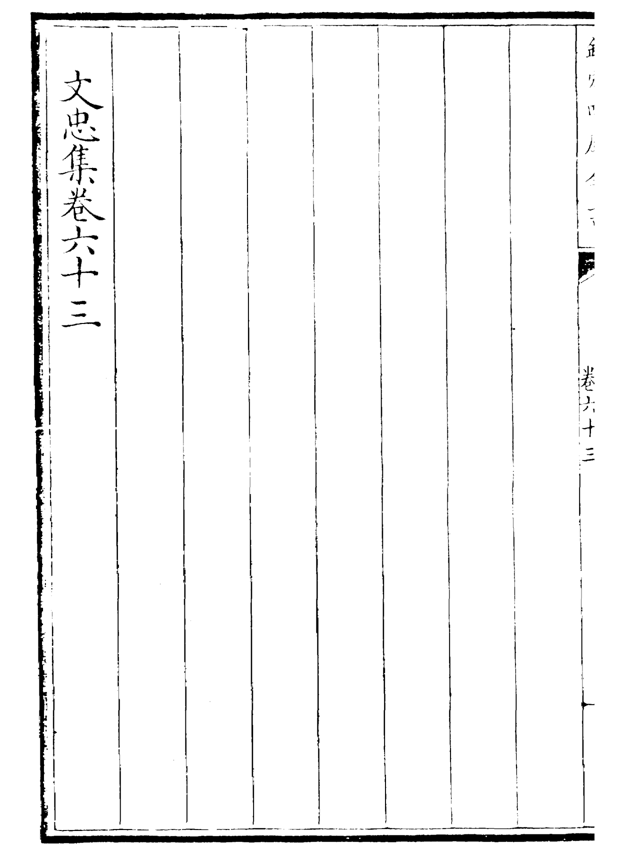
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饑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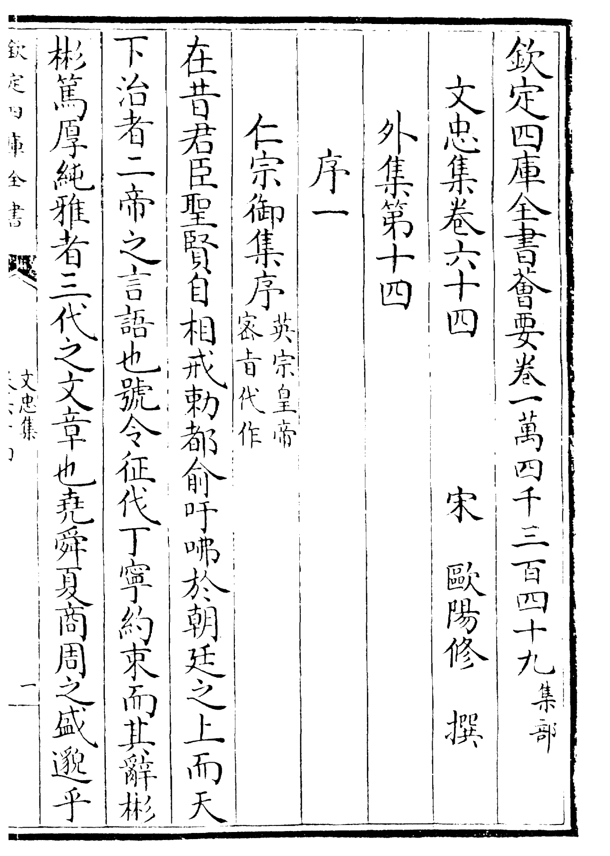
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賔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

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
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
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
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
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壠畝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
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
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
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

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

于石以立諸其廡


文忠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九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容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

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為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刋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為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

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為勞若夫游娱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闃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屢纔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

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幾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寳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大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寛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

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内蒙德受賜涵濡鼔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華

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屐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

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棠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葢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内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措一作鳶紳議者咸傷宽之君方澹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

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一作槖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絶山而下東以㑹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隋煬帝初營宫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鑱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擉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

流中無巖嶄頹怪盤絶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儐旁扶登覽一作覽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甲且閒者宜之修為從事子聰叅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甲且閒者因相與期

於兹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晩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戸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河南大府也叅軍雖卑以望而髙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髙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卒一

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其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賫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送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舉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馬持剌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甲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

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用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戸曹叅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槩易之居一嵗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士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泰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泰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泰幾歲而

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産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

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

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著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甞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簨簴

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試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大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

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此羣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為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修在餞中卒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為最深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

暇顧豈有遺忽之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一作其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

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賔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盛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者

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别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此字一無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此字一無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

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

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領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兹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焯一作

卓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鋭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

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彦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彦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

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祗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至有伺求以為察剛許以為直鷙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茂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沈正閎達大體然後謇謇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

蘭臥錦為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閒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軷長道摻祛為一作而別又烏足效兒女之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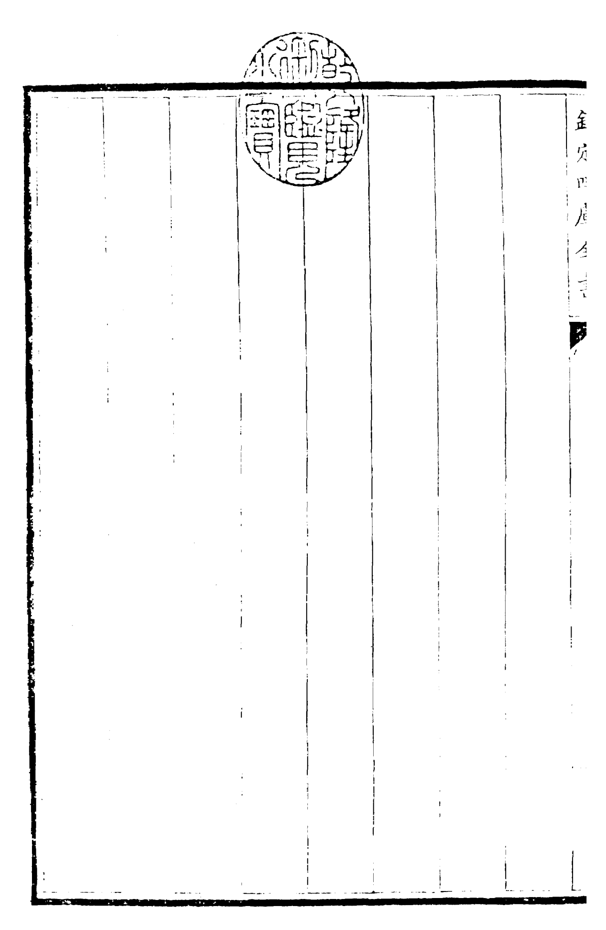
張令注周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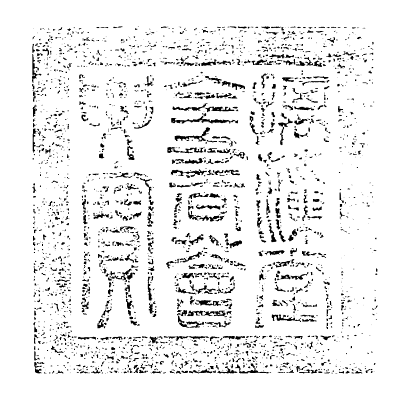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葢滯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

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茍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修序

文忠集卷六十四

謹案卷六十三第七頁後四行傾崖怪壑刋本傾訛須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　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五至六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五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五

序二

刪正黄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

知無僊而安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過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

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説專於養内多奇怪

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娯有黄
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
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
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
人執竒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
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删
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

解庶幾不爲詭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

限甚者笞而絕之饑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饑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饑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

則嵗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廛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

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今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敗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㫊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摇

鞭長跋（一作峻）强飯自重時實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修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

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邪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

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葢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

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
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
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
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賛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
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
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
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槪言易之大體雜
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

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眹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絶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一作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嘆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

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贑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贑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隱之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

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板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

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松一作模寫以爲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甞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

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禄待賔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疋畫為七賢圖六幅曰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其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其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闇其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

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葢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贊并序

龍茶録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録叙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葢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甞輙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宫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

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但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致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録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刱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修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

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其少年𢢼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𢢼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𢢼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劒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

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

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悍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悍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擕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

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閒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强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

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

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

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

已余𢡟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

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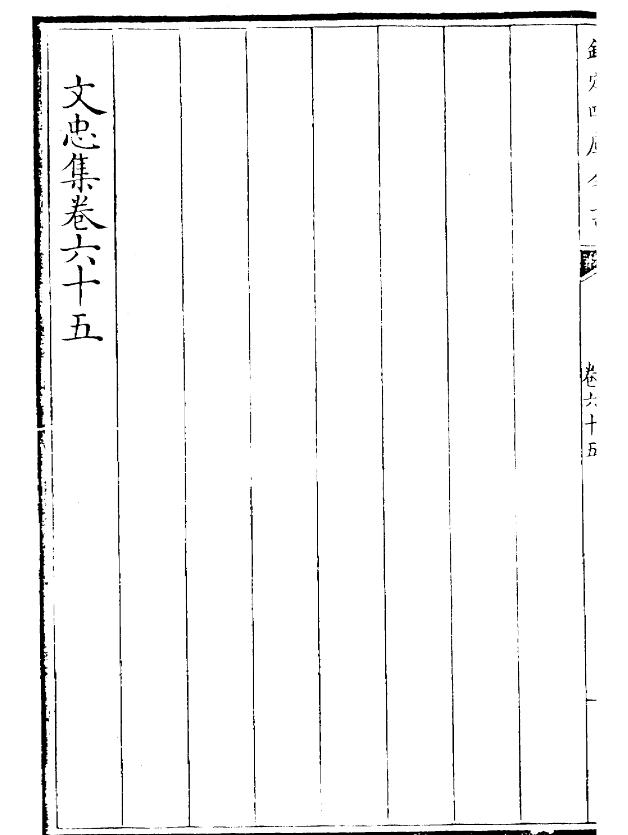
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

荒歳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劒及鐵簡力過數

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

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

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竒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説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文忠集卷六十五